

艾红华 毛建雄译

苏珊·桑塔格

论摄影

EALS12

实验艺术丛书

苏珊·桑塔格

论摄影

艾红华 毛建雄译

实验艺术丛书
湖南美术出版社
1999

Susan Sontag
ON PHOTOGRAPHY

Copyright ©Susan Sontag, 1973, 1974, 1977

All rights reserved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1999 by Hunan Arts Publishing House.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权由美国大苹果—多丽美股份有限公司
和北京版权代理有限公司共同代理

苏珊·桑塔格

论摄影

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长沙市雨花区火焰开发区4片)

责任编辑:李路明 毛雨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5

1999年7月第1版

2002年4月第2次印刷

印数: 3,000—4,500册

ISBN7-5356-1279-2/J·1197

定价: 16.00元

出版说明

《实验艺术丛书》着眼于 20 世纪以来（特别是 1960 年之后）世界艺术中普遍存在的探索、实验和革新的精神，通过出版作品、论著、评论、传记、访谈录等，分别展示美术、文学、电影、戏剧、音乐、建筑、摄影等各项领域中的实验成果，并呈现产生这一成果的社会思想和文化背景。本丛书自 1992 年起陆续出版，旨在为中国当代艺术工作提供文本参考和理论研究的机会。

《实验艺术丛书》编辑委员会

策划：萧沛苍 陈 侗

主编：李路明

分类主编：李路明（美术、摄影） 陈 侗（其它）

编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刘 钊 杨小彦 杨令飞

杨杰昌（法国） 张晓强

陈 侗 李建华 李路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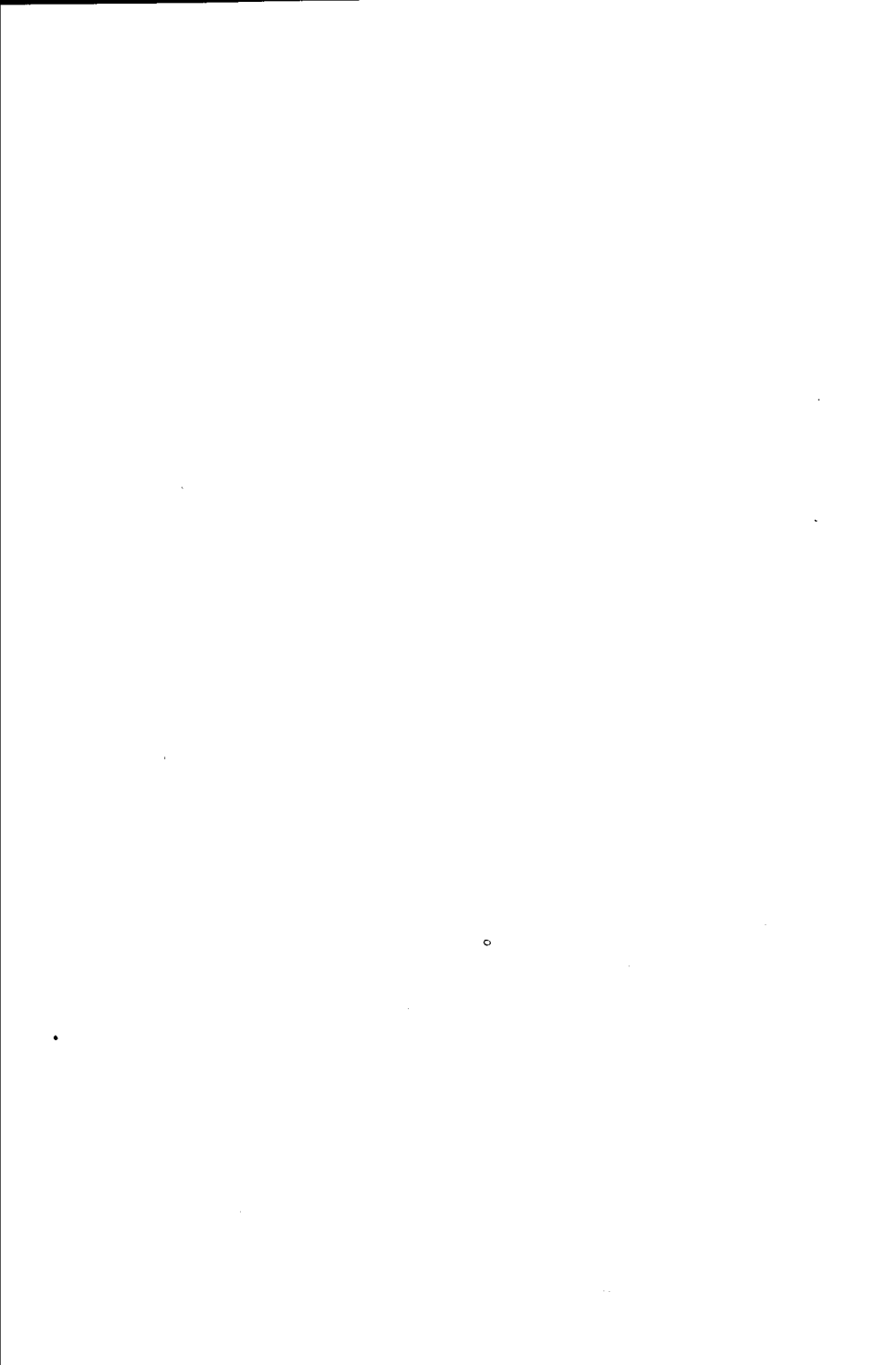
邹建平 侯瀚如（法国）

费大为（法国） 萧沛苍

谭加东（加拿大）

论摄影

给尼科尔·斯特凡内



本书肇始于一篇论文——一篇关于由无所不在的摄影形象引发的美学和道德问题的论文。但是,我对摄影究竟为何物这个问题思考愈多,其引发的思绪便愈盛且愈显复杂。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出乎我意料之外),思绪不断——一篇关于摄影的意义及其发展历程的论文便铺展开来,直到我进展得足够远,致使在第一篇论文中加以勾勒,在随后的论文中加以记录,使展开的论点得以在更为理论化的方式下重新加以概括和阐述,并且能够兴尽而止。

这些论文首发(以稍有不同的方式)在《纽约书评》上。如果没有该杂志的编辑,我的朋友罗伯特·希尔文思(Robert Silvers)和芭芭拉·爱普斯汀(Barbara Epstein)对我执迷于摄影学的嘉许,这些论文是绝无付梓的可能的。我谨在此向他们表示谢忱。还要感谢我的朋友堂·艾力克·勒文(Don Eric Levine),他诲我不倦,并给我以无私的帮助。

苏珊·桑塔格

1977年5月



目 录

柏拉图的洞穴	(13)
由朦胧的摄影看美国	(39)
令人抑郁的对象	(65)
幻象英雄主义	(101)
摄影的福音	(131)
形象的世界	(169)
引文简集	(201)
附录:	
苏珊·桑塔格小传	(231)

柏拉图的洞穴



人类冥顽不灵地流连在柏拉图的洞穴之中，仍然依其亘古不变的习惯沉浸在纯粹的理念映象之中沾沾自喜。然而，受照片的教化与受更古老、更艺术化的图象的启蒙截然不同。原因就在于我们周围有着更多的物象在吸引着我们的注意力。据记录这项工作开始于1839年。从那以后，几乎万事万物都被摄制下来，或者说似乎是被摄制下来。这种吸纳一切的摄影眼光改变了洞穴——我们居住的世界——中限定的关系。在教给我们一种新的视觉规则的过程中，摄影改变并扩展了我们对于什么东西值得一看以及我们有权注意什么的概念。它们是一种基本原理，尤为重要，它们是一种观看的标准。最后，摄影业最为辉煌的成果便是赋予我们一种感觉，使我们觉得自己可以将世间万物尽收胸臆——犹如物象的汇编。

收集照片便是收集世界。电影和电视节目照亮一面面墙壁，明灭闪烁。而就静止的照片而言，物象同时也是物品，重量很轻，制作起来并不昂贵，携带、收集、储存都很方

便。在戈达尔的《卡宾枪手》(1963)中,两个游手好闲的无业游民被人诱骗去加入国王的军队。人们允诺让他们去抢掠、强奸、杀人,或者对敌人干那些他们想干的任何事情,而且还可以致富。可米歇尔-昂格和尤里斯多年后凯旋归来时,为妻子带回来的战利品箱奩中却只是成百的明信片,上面绘有纪念碑、百货商店、各种哺乳动物、自然奇观、交通工具、艺术品,还有其他各式各样的世界各地的奇珍异宝。戈达尔的插科打诨生动地展现了摄影形象尚不明确的魔力。也许,照片是所有形成并强化我们视为现代环境的事物中最为神秘的东西。照片确实是捕获到的经验,照相机乃是意识在其跃跃欲试状态下理想的延伸臂。

摄影就是挪用所摄的东西,意即将自己投入到与世界的某种关系中去,这世界似乎明白易懂——因而似乎可以予以支配。如今,一种尽人皆知的向异化的首次陷落——使人们习惯于将世界抽象为印刷文字——据说已经导致了过剩的浮世德式的精力和心灵毁损,而这种毁损对于建立现代无特性的社会却是大有必要的。然而,印刷术比起摄影形象来,在提炼世界,将其转变为精神的对象方面,似乎是一种更为可靠的形式。摄影现在为人们提供大部分缅怀过去和审视现在的知识。就某人或某事写出来的东西显然就是一种阐释,手工制作的视觉陈述,例如绘画和素描等,也是如此。拍摄的形象看来却并不像写作那样陈述某事。它是任何人都可以制作或获得的微型现实。

照片,它搅乱世界的秩序,本身也被缩小、放大、修剪、

窜改以及修饰。它们由于受到纸制品常见毛病的困扰而老化；它们会消失；它们会变得价值连城，被人买卖；它们会被人复制。照片，包装着世界，也需要包装。它们被粘贴进相册中，加上镜框，置放在台桌上，装钉在墙壁上，作为幻灯片放映出来。报刊杂志特载它们；警察为它们编号；博物馆将它们展出；出版社将它们搜集汇编。

多年来，书籍一直是处理（往往是缩小）照片最具影响力的方式。并因此而保证它们长盛不衰，如果不是不朽的话——照片乃易损物品，容易撕烂和遗失——并保证它们面世更为广泛。一本书中的照片显然是一种形象的形象。但是，既然照片首先是一种印刷的、光滑的事物，则当其在一本书中重印出来时，比绘画重印在书籍中时所丧失的本质性成分要少许多。尽管如此，书籍仍不属将成组照片付诸发行的十全十美的体系。照片在其中得以观看的序列由页码的顺序规划出来，但没有什么东西将读者规定在建议的顺序之内，也没有什么东西来指明每看一张照片该花多长时间。克里斯·马克的电影《如果我有四头单峰驼》（1966）——这是一部精彩的音乐片，就不同种类和主题的照片进行探讨——提供了一种更精制、更严谨的包装（以及放大）静止的照片的方法。观看每一张照片的顺序和确切时间都规定了出来。而且在视觉的清晰性和情绪的感染力方面颇有建树。但是移译进电影里的照片不再成为可收集的物品，而书籍中的照片却仍然可被收集。

照片可以提供证据。当我们听说某事,但又疑窦重重时,一旦看到照片,这件事便似乎得到了证实。根据对其功能的一种说法,照相机可以记录罪案。自巴黎警方 1871 年 6 月对巴黎公社社员进行杀气腾腾的大围捕时首先使用照相机以来,照片便成为现代国家监视及控制其日益机动的人民时一种有用的工具。而据对其功能的另一种说法,照相机可以主持公正。照片被认为是特定事情发生过了的铁证。即使图片可能有误,但总会给人一种先入为主的印象,即有某种事,或曾有某种事,与图片相印证。无论个体的摄影师之局限(由于业余)或主张(通过其艺术效果表现出来)如何,一张照片——任何照片——与可见现实的关系,比起其他模仿的事物来,似乎更为直接,因而也就更为具体。诸如艾尔弗雷德·斯梯格利兹(Alfred Stieglitz)和保罗·斯特兰(Paul Strand)这样一些高贵的形象艺术家们一代复一代地制作出伟大的、令人难以忘怀的照片。如今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要展示“就在那里”的某种事物。就像拍立得的所有者那样,照片对他的意义就在于它是一种速记的方便、快捷的形式;又如同对摄影爱好者来说,照片有如棕仙,可以帮忙拍点快照,作为日常生活的纪念。

由于绘画或诗文很难等同于精选过的表现形式,照片便可被看作精选过的图片了。然而尽管有着赋予所有照片以根据、兴趣以及魅力的真实的推论,摄影师们的工作对于艺术与真实之间往往是遮蔽性的交流来说却绝不是什么例